

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七

佚名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
舊邱。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
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
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註家謂出塞詩前後各有所指。前指秦隴之

兵赴交河而作。後指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理固然也。而吾謂讀此詩者。正不必在此着解。蓋先生只意在寫出兩種異樣人物。看先一位絕。不是後一樣人。看後一位絕。不是前一樣人。各各標奇奪勝。各各淋漓盡致。吾不知先生文心。一何狡獪至此。請看此第一首出門時事。便自與前一人天地懸隔。前一人滿心悲苦。若亡命禍羅。此一人則買馬裝刀。

親戚祖道然前一人不是怕死的懦夫只爲
他是一個誠實人逐節做去做出身分來此
一人不是冒昧輕生只爲他是一個爽快漢
合下看他透徹了當此自是兩人氣稟不同
而皆同歸於忠義雖是兩人大不相同而摹
寫妙處則皆出於先生一人之手做前九首
絕不計有後五首做後五首絕不知有前九
首此所謂才大於海心細如髮首言人生少

壯便當封侯。故踊躍從戎。酒酣看劍。寫其少年壯往之意。詞旨自明。不必細解。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幙。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承上言親戚送行之後。遂應募而進東門之營。於是編伍隨行。至日暮之時。已到河陽橋。

上而全軍止宿矣。壘門大旗爲落日所照。而馬鳴與寒風同其蕭蕭。寫出駐軍景色。於是平沙之間。陳列萬幕。部伍所在。各招其侶。軍既定矣。夜月高懸。四無人聲。軍令之嚴。無敢譁者。悲笳動處。雖在壯勇之士。聞之而心增慘戚。平時驕佚之氣。消歸烏有。於是萬衆寒心之際。而有一人焉。靈心妙眼。陡然觸發。不得不首爲計較者。則欲借問我將往從之大。

將爲誰耶。恐是霍嫖姚。抑亦非其人耶。蓋從軍之人。勇怯靈蠢不一。當悲笳數聲中。各人想動心事。其勇者則思將來如何殺敵。如何出戰。其怯者則思日後可能逃生。可能還家。其蠢者則思躍馬掄鎗。卽靈者亦不過思成功拜爵。而至於獨能思問大將者。則是天下第一等慧心男子。他已將通前徹後一眼看定。我今日從軍起。第一夜想到結局處。全要

得個好主帥。若主帥是個霍嫖姚一流人。則必能用賢愛才。我有本領。必能見知於彼。及其功成。圖畫麟閣。我亦必有勳績可顯。苟非其人。則妒功害能者有之。覆餗折鼎者有之。甚且微功專制。反戈跳梁。則我之才勇。足以克敵制勝者。皆措於無用之地。此主帥之所關者。爲第一要務。故於此第一夜。卽爲籌及此紛紛千萬人中之獨抱智識者。孰謂終篇

之間道逃歸惡名幸免者不自今日而已定
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豈知英雄主。出師互
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
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
北。持以奉吾君。

此已至軍所。而言邊庭今日之大勢。與古不
侔也。蓋古人之意。在於守邊而不勤遠畧。今

人則欲勳蓋前朝不至窮搜盡絕而不止是以英雄主之喜立功名每傾中國之力而出師如長雲之綿亙於郊野總由承平日久民康物阜六合已爲一家而視彼四夷且若孤軍之單弱而欲出而陵暴之威令所至遂使貔虎之士人人有輕敵之心而拔劍以擊大荒如出無人之境收奪胡人之馬至於成羣且有遠畧之士誓欲開玄冥之北自古所未

及之地取之以奉吾君蓋君實堯舜到治已久而又不惜爵祿以尊崇武士臣將何以報之哉曰吾君親之之辭也曰英雄主尊之之辭也惟尊惟親此勇士之所以知方也而出塞者果能有此幾人乎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

議議者死路衢。

此言邊庭有尾大不掉之漸。而主將有氣驕
凌上之幾。足以動忠義之隱憂。而出塞從軍
者之所失望也。朝廷旣以開邊爲高勳。主將
卽以邀功爲能事。而一時疆場之士。無不爭
先懋賞。於是獻凱者日相踵而至。而兩蕃受
此侵擾。無不以安靜爲幸。斯時皇朝不以窮
兵黷武爲多事。反以邊將效力爲有功。於是

寵錫殊恩。加封顯爵。致邊庭之華盛。逾於內
府。吹竽擊鼓。以相豪上。吳粳楚練。海運輻輳。
輿臺之賤。備極鮮華。乃不逞之夫。不以爲非。
分之榮。而以爲未滿之願。潛蓄異志。欺陵上
都。其勢已成。其機已露。而英主猶未之知也。
孰敢從而議之哉。苟或議之。則刑戮隨之矣。
出塞從軍者。豈期其若是哉。何霍嫖姚之非
所遇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承上言我所從之主。將其反形已具。我將與之共爲逆亂。以求富貴乎。不知此身之貴。不足論也。人生以忠義爲本。無論從軍與否。卽言從軍。則主恩安可辜負也。況我本良家子。

一旦從逆則其玷辱吾祖父者何如也爲今
之計勢不可緩緩則必及於亂蓋此幽州十
萬騎誰能明於大義而不從彼爲逆者坐見
其長驅河洛而莫可救止矣於是乘其未發
之先中夜起行以免知覺間道而歸以防追
捕雖二十年功績付之流水而遺臭萬年之
惡名則已幸免矣及歸來之後但見故里親
戚長少皆因兵亂流亡殆盡今獨居此空村

之中既窮且老而絕無兒孫以爲似續何其
悲也回憶出門時那般高興不亦誠可付之
一歎哉讀此詩最愛他是我本良家子一句
蓋人之忠義每從根本上做起故臨大節而
先念及家世此其所以爲真烈丈夫也古人
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哉斯言此五首
處處對針安逆之亂是固借其事實以描寫
我意中之一人非必安逆軍中果有此一人

也看他前九首與後五首絕不相謀可稱奇
變至先生未嘗從軍而將那塞外之事寫來
厯厯如畫又將那從軍的壯士好處苦處曲
曲寫出是又具大智識無微不照吾嘗讀毛
詩周公所作東山三章以勞軍士亦是這般
一色寫出乃知少陵之所原本者深矣此外
由秦州而發至抵成都途中所厯山川奇險
跋涉艱難皆有紀行之詩如赤谷鐵堂峽鹽